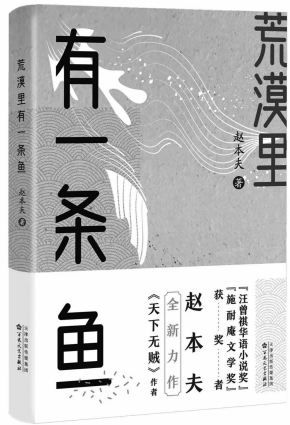


## 文章合有老波澜



《荒漠里有一条鱼》  
赵本夫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20年4月

继长篇小说《天漏邑》之后,赵本夫又推出《荒漠里有一条鱼》这一诗史性长篇小说。与赵本夫以往的作品相比,《荒漠里有一条鱼》中出现的故事、人物、风情,虽然有些不无似曾相识之感,却被本夫先生重新梳理再次打磨,赋予了新的面貌,呈现出新的特质。

它是写实的,又是荒诞的;它是魔幻的,又是具体的;它是虚置时代背景的,但又是清晰可辨的;它是旷古洪荒的,又是直面当下的。这样的天马行空,挥洒自如,这样的神游天地,放眼四海,有梅云游非洲荒漠的奇特经历九死一生,有洪荒大水猝然而至的天地苍茫,有生命与欲望的胡天胡地地老天荒,有东邻入侵在黄河故道的别样蹂躏,更有特殊年代出外逃荒的“誓师”大会,植树造林的矢志不移锲而不舍,真是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如黄山云海,不可方物。

小说文本自然离不开人物的塑造与呈现。《荒漠里有一条鱼》中,人物众多,细致绵长,各呈异彩,令人印象深刻。他们轮番登场,在小说的情节中逐步清晰呈现,逐步立体丰满,逐步使读者明晰了这部长篇小说中

人物家族的代际关联、有序传承。梅云游是寄托了作者诸多情愫的主要人物之一,有格局、有气象,见过世面,敢作敢为。他不仅改变了梅家南北大药房的经营方式,挽狂澜于既倒,将生意越做越大;他有海外游历的丰富体验,居然要欣赏撒哈拉沙漠的腹地风光,九死一生;他耗巨资买下黄河故道万余亩的荒滩,要在这里植树造林,将荒滩变良田。另一个更为本土化的领袖人物老扁,是梅云游的儿子梅三洞在一次出诊路上捡回来的类似李卫式的人物,也是梅云游的接班人。长大成人后的老扁是一个货真价实、色彩斑斓的农民英雄,他能屈能伸,既有霹雳手段,也有菩萨心肠,保住河滩30万棵,成为他至高无上的“信仰”。泥鳅则是一个极其典型极其复杂的人物。他的邪恶,他的做派,他的流氓习气,他的欺软怕硬,他也杀过鬼子的举动,他对梅云游的背叛,他流氓无产者的诸多嘴脸,成为赵本夫小说家族中一个令人憎恨又难以忘记的人物。

小说以母亲的讲述开篇:“母亲告诉我,那是一条真实的鲤鱼,大得吓死人。黄河决口后,它搁浅在城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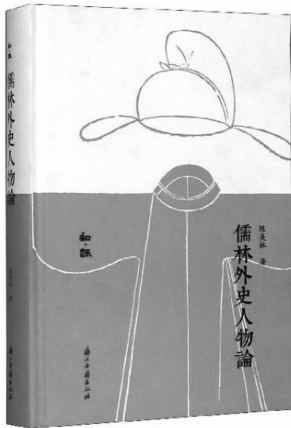
一片沼泽里。发现它时,已是遍体鳞伤,只在鳃含一团泥浆。它不仅顽强地活着,身上剩下的鱼鳞甚至还金光闪闪。多年后,还有人在那里捡到一片碗口大的鱼鳞……那条鱼曾是我少年时代最难受也最感动的记忆。”如果说,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而本夫先生就是以鱼王庄的这条鱼来打开记忆的闸门,展示一方水土凤凰涅槃、绝处逢生的壮阔悲壮,叙述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百折不挠的苦难历程。这条鱼是“荒漠里的一条鱼”,是黄河溃堤,客水天被洗劫一空后存活的一条鱼,是一条不死的鱼,这当然是一个象征,一个隐喻,是一个族群面对洪荒之灾面对异族寇边受辱奇耻大辱也不言放弃,面对瞎折腾也能抗争也能顺受仍旧生生不息的族群壮歌。这里有生命的礼赞,有生存的坚韧,有信念的坚守,有薪火相继的生存密码,有恩义衔接的古朴的东方哲学。

《荒漠里有一条鱼》的大洪灾,来自“清咸丰五年六月十八日”发生的黄河大决口,这一天的黎明前,“老八夫妻迷迷糊糊刚要睡去,黑夜里突然闪过一道白光,紧接着一声巨响,犹

如天崩地裂!”原来是大河又一次崩溃,紧接着“洪水山一样压过来,瞬间碾过草屋,呼啸而去。”一切都成为过去,一切都得重新开始。这一段栩栩如生身临其境般的描写,令我想起1975年的中原大洪水。当然,黄河大决堤,只是小说模糊的背景。洪荒过后,文明要重建,生命要延续。传说中的鱼王成为鱼王庄的图腾。在人们口口相传的不断叙述中,鱼王庙几乎无所不能、有求必应。它的神奇逐渐被众人信以为真,不仅成为鱼王庄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声名远播。鱼王庙求子应验的故事,谜底终被揭开。这虚虚实实的故事,既在云端,也在人间。鱼王庙俨然已经成为黄泛区流民的精神和心理寄托。现实层面对生命的崇拜则超越了世俗的男女爱,彰显出对原始生命力的赞美。

不是无端悲怨深,直将阅历写成吟。可能十万珍珠字,买尽千秋儿女心。小说中充满细部的工笔细描,人与牛、羊、树等的默契共处,心神相通,毫无违碍隔膜之感。总之,史诗,寓言,民族的记忆,生命的壮歌,是初读《荒漠里有一条鱼》的强烈感受。  
雷雨

## 表微发覆,妙解儒林



《儒林外史人物论》  
陈美林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20年4月

《儒林外史》自问世以来,一直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头部”巨著之一,不过,该书毕竟是一部描写“儒林”的小说,涉及人物虽然三教九流,总不脱名教中人。这就牵扯到中国近世晚期科举社会中种种历史背景、典章制度以至社会风俗、度词隐语等等。对当下的普通读者而言,《儒林外史》始终是有些陌生而不容易把握其精妙之处的。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年届九旬的陈美林老先生,耕耘《儒林外史》研究沃土数十年,孜孜矻矻,成果丰硕。如今,先生《儒林外史人物论》一书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收入“知趣丛书”梓行,为读者理解《儒林外史》做一番“导读”的工作,实在是“儒林”的一件大好事。

陈老在考察吴敬梓笔下诸多粉墨登场、旋起旋退的人物形象时,不仅关注他们的出处大节,在不为人注意的细节末节处,也目光灼灼。如《“忝列衣冠”的严贡生》和《“胆小有钱”的严监生》两篇,就特意拈出严贡生、严监生兄弟的姓名表字加以解说。

众所周知严贡生、严监生兄弟的故事,却不大注意他们的名字。严贡生名大位、字致中,严监生名大育、字致和。陈老指明其名与字典出《中庸》:“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并进一步征引朱熹的解释,阐发“致”“位”的“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的道德指归。以此取名表字,严贡生所作所为却与其寓意恰恰相反,不仅没有谨遵孔门教诲,反而千方百计钻营牟利,鲜廉寡耻攀附权门,显示出吴敬梓的讥刺之深,在“名字之中也有所表露”。而对于老二严监生的“和”“育”,陈老又引朱熹的解释:“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所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焉。”然而,严监生并不能做到待人应物时无所差谬,却是“常常手足无措,无所适从,以致内受胞兄欺压,外受妻舅挟持,不但自身气恼而亡,而且祸及妻孥。”评价人物,可谓针针见血。读此两篇,多数

读者估计会恍然大悟,才知原来吴敬梓给这两兄弟设定的名字,大有深意在焉!

四书五经及其朱熹注疏,本是明清科举考试的出题范围,凡读书应举,无人不是念过的,自然能够很快明了其中的内涵,因此旧时的批校本,对此都未加以措意。虽说《中庸》是四书之一,毕竟传统文化悬隔已久,多数当代普通读者的文史知识储备取决于中小学课本的教学程度。建国以后的各版教材,又鲜有选录《中庸》者,读者自然隔膜。如果不揭破这一点,读者怕是很少能注意到严氏兄弟名字这一细节。陈老的点拨,对于理解《儒林外史》的艺术技巧,有着发微抉隐的妙处。

以上谈了本书对《儒林外史》细节上惊人的注意力。其实,陈老此著在对《儒林外史》的全局把握上,也颇有贯通的视野。《蘧府四代人,望族陵替史》一篇,蒐剔《儒林外史》各回,将诗礼传家、嘉兴望族的蘧府四代“自蘧祐以下,已日趋衰落,祖风世德也渐次陵替”的家族

史表出,令人颇感敬。陈老一针见血指出,蘧府第三代蘧来旬之所以从一个仗义知礼的大好青年堕落成贪名好货的无赖,“乃祖当初教束不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能辞其咎的。”蘧来旬在举业上毫无进展,其祖父蘧祐就教他做些诗词,要他“知道乐天知命的道理”;但又鼓励他写斗方,与所谓“名士”们酬答,这就诱发了他此后一心做名士的念头。尤其是蘧来旬并未按照乃祖要求,把禁书《高青邱集诗话》“收藏好了”,居然添上自己名字署作“嘉兴蘧来旬跋夫氏补辑”刊刻起来。蘧祐知道后,“成事不说”,姑息纵容,以至于他在“名士”的泥潭里越陷越深。蘧氏之由望族而成衰门,理固宜然。

陈老研讨“儒林”人物,会心处在在可见,远远不止上列几行楮墨。能理解吴敬梓笔下细节的用心所在,又能纵贯全书,把握人物、家族兴衰历程,寓独到的学术见解于短章小文之中,举重若轻,需要的不仅是经年累月的学术积累,更重要的是“眼识”与“笔力”。  
胡鹏

## 鲁迅的另一面



《鲁迅的都市漫游》  
[日]藤井省三著  
新星出版社  
2020年5月

谈鲁迅,鲁迅早年在日本留学的经历无疑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鲁迅与日本有着不解之缘,他在东京接受了新文化的启迪和新文学的熏陶,进而弃医从文,开启了自己的文学生涯,可以说没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鲁迅文学上的成就势必会大打折扣。日本学者藤井省三的《鲁迅的都市漫游》是一部视角独特的鲁迅研究著作,作者以鲁迅一生漫游的都市为线索,对鲁迅的生平及其创作进行了细致地探讨,内容涉及鲁迅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鲁迅与日本作家的交往与相互影响,鲁迅著作在东亚的传播,等等。虽然全书不过十余万字,却带有浓郁的私人气息,称得上是一部别开生面的鲁迅评传。

开宗明义,藤井省三首先点明,鲁迅的一生其实是一场遍历东亚都市的旅程——这场旅程起始于绍兴,历经南京、东京、仙台、北京、厦门、广州、香港、上海……作为故乡,绍兴固然是鲁迅认识国家与国民的

起点;作为鲁迅文学生涯的开启地,东京之于鲁迅同样有着非凡的意义;鲁迅所描述的令人绝望的民众形象发端于他弃文从医的仙台时期;北京是奠定鲁迅一生文学事业的地方;市民文化日趋发达的上海,则成为鲁迅最后的栖居地。鲁迅本人的独特个性,明显是与这些都市密切相关的,而他创作的文学作品,则打着曾经在这些都市生活过的鲜明烙印,研究鲁迅和他的文学创作,就不能不关注他所遍历的这些都市。

藤井省三将鲁迅的文学创作与鲁迅身处的都市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虽然是一位日本学者,但他看待鲁迅的目光却并不局限于日本,他认为鲁迅不仅属于中国,更是东亚各国的“国民作家”——追溯鲁迅的文学生涯,可以看出鲁迅的作品深受夏目漱石等日本作家的影响;追溯鲁迅的日本接受史,可以看出鲁迅的作品深深影响了太宰治、大江健三郎、乃至村上春树等日本作家。鲁迅既深受日本作家的影响,

鲁迅的文学创作反过来又影响了后来的日本作家,而鲁迅的作品在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比如朝鲜、韩国、台湾的接受史也大抵相似。藤井省三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通过比较鲁迅接受的不同面向,读者既可以更加明确地理解东亚的多样性与共同性,也可以更加明确地认定鲁迅文学已然成为东亚的现代经典。

在《鲁迅的都市漫游》中,藤井省三还写及许多有趣的细节,比如鲁迅终生对电影,特别是好莱坞电影情有独钟,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鲁迅最喜欢的电影居然是《人猿泰山》;台湾戒严时期,作家施叔青、李昂姐妹偷偷阅读家里私藏的鲁迅小说;因为鲁迅作品一直在中学教科书中占有很大的分量,使得很多中学生产生逆反心理,将阅读鲁迅的作品视为畏途;藤井省三在上海作家协会作题为“村上春树心底的中国”的演讲,其中四十岁以上听众的关注点是鲁迅,四十岁以下听众的关注点是村上春树——如此种

种,虽然都是一些无关宏旨的小事,从中却可以看出鲁迅作品传播中的某些误区、以及鲁迅本人的一些个性特征。

藤井省三曾经说过:“阅读和理解鲁迅文学,可以有若干不同的层面和文脉,譬如读者自身的阅读体验和鲁迅的个人史,或者是近代中国的文化社会史,乃至世界文学史,等等。无论是中学生出色的阅读感想文,还是文艺批评以至研究论文,都是在某个层面和脉络中进行深入广泛阅读的产品。”藤井省三一直把鲁迅的作品视为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纽带,他其实是带着问题意识看待鲁迅的都市历程的:对于中国人,对于日本人,对于东亚人,阅读鲁迅究竟意味着什么?当我们以鲁迅文学为坐标来展望现代日本和东亚时,能够观察到哪些东亚的个性与共性?他之所以写作这部关于鲁迅都市漫游的著作,毋宁说正是对上述问题的自问自答。  
王焱